

荀子集解

荀子卷五十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舊弟二十七。

盧文弨曰此卷舊不分段今案其意義之不相聯屬者間一格以識別之

大略

舉爲標首所起下文也

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

多詐而危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此明都邑居士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

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

屏猶蔽也屏謂之樹鄭康成云若今

浮思也何休注公羊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倞謂不欲見内外不察泉中魚之義也郝懿行曰釋宮但云屏謂之樹不言内外郭璞注謂小牆當門中此說是也蓋屏之制如今之

照壁 檻名云屏自障屏也蒼頡篇云屏牆也爾雅舍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爲樹然則屏取屏蔽之義但令門必有屏天子諸侯似不必瑣瑣分別外內也荀書每據禮文此云外屏內屏而云禮也必是禮家舊說何休公羊注亦稱之淮南主術篇云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誦注謂屏樹垣也引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據高所引非卽爾雅本文蓋已不主外屏之說矣近浙人金鵠氏著論深是高說以爲天子外屏此言出於禮記鄭注禮記引其說未可信也太微垣有屏四星在端門內此天子內屏之象也又云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寧在門屏之間門卽應門也其言甚辨見所著求古錄今採其說存之

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

輶謂人輶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輶輿

就馬 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詩小雅出車之篇毛

云出車就馬於牧地鄭云有人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己也此明諸侯奉上之禮也

天子山冕諸

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

山冕謂畫山於衣而服冕卽衰冕也蓋取其龍則謂之衰冕取

其山則謂之山冕鄭注周禮司服云古冕服十二章衣五章初一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裳

四章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鄭注觀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算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鷩卿大夫芝鄭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章爲釋而載弁也王藻

日鑾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

笏禮也

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珪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剗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挺然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退之舒舒儀者所畏在前也

彤弓諸侯彤弓禮也

彤謂彤畫爲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

侯相見卿爲介

相見謂於郊地爲會介副也聘義卿爲上賓大

上賓出會則以

以其教出畢行

教謂戒令畢行謂羣臣盡行從

卿爲上介也

君也○王念孫曰教出當爲教

士謂常所敎習之士也

大戴禮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

以其敎士畢行文與此同也

下文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士當

爲出言必義律習容而後出也

韻云韻譜謂聽佩玉藻云習容

觀玉聲乃出

是其證也隸書士出二字相似傳寫往往

講湘

通鑑書出字或省竹士若數者作故舊省作責數省作就數

呂氏春秋爲微篇多誤傳二十五年左傳作

本士

記呂后本傳士君子大夫

徐

出以人數被五而德範似其證也

使仁居守

使仁厚者主後事春秋傳一子守二子從此明諸侯出晉

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矣

聘人以珪問人以璧召人以環

聘人以珪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也問謂訪其國事因遣之也衛侯使工尹襄問子

貢以弓是其類也說文云瑗者大孔璧也爾雅好倍肉謂之瑗肉倍好謂之璧禮記曰君召臣以三節周禮珍圭以微守鄭云

以微召守國之諸侯若今徵郡守以竹使符也然則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歟瑗如環而缺肉好若一謂之環古

者臣有罪待放於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也○韌懿行曰士卽事也古字通用楊注不誤而語未明晰問士者謂問人以事則以璧爲摯如魯哀公執摯於周豐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

然也人主根本所施設在仁其役用則在智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爲國以仁爲先也

聘禮

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

言玉帛

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唐文弨曰素聘禮記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詩曰物其指矣唯

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

齊等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俞撻曰案上句不時宜注時宜二字平列下句不驩欣亦二字平

列則此文不敬文疑不敬文之誤勸學篇曰禮之敬文也。注曰

禮有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禮論篇曰事生不忠厚

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注曰敬文恭敬有

文飾是荀子書屢言敬文性惡篇曰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

何也注曰敬父當爲敬文此敬文誤爲敬交猶彼敬文誤爲敬

父楊氏於此無注其所據本必未誤敬文二字本書屢見故不

說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

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

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

表標志也此明爲國當以禮示人也

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此

舜曰維予從欲而

治虞書舜美皋陶之辭言皋陶明五刑故舜得從欲而治引之

以驗禮能成望亦猶舜美皋陶也。郝懿行曰此語今書以

入大禹謨維字作俾苟所傳則未知出何書也又解蔽篇稱道

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亦在大禹謨二之字作惟矣此引

舜曰彼接道經皆不稱書而據曰此卽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釋此文從欲之義故下文曰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楊氏誤據古文尙書爲說乃曰引之以喻禮能成聖亦猶舜賴皋陶也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失之矣

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

禮本爲中人設然聖人不學亦不成也

堯學於君疇舜

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

昭其名也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順

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逆

國未詳所說或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西羌之賢人也新序

子夏對哀公曰黃帝學于太墳顏頤項學于錄圖帝堯學于赤松

子堯學于尹壽舜學于務成禹學于西王國湯學于成子伯

文王學于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明聖人亦資於教也○盧文弨曰案新序五太墳作大真古今人表作大墳錄圖作錄圖

表同尹壽元刻作君壽宋本新序同吳秘注法言引新序作君

壽成子伯新序作威子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

不成喪不備哭踊之

伯時子思作鉉時子思

節喪存但服緝麻而已

其禮告可略也禮記曰七十唯衰麻

在身也○郭嵩燾曰五十不成喪卽檀弓五十不致毀也

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

宗事

鄭云相助也宗廟之事也

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儀禮作勸率鄭云勸

勉也若汝也勉率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也

汝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微音

能敢忘命矣

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

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所以稱行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

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

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

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

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郭嵩

叢曰宮室與國家對文臣妾與萬民對文宮室者門楣之內庭戶之間盡一家之人言之湯注誤

君子之於

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

面貌謂以顏色悅之不欲施

小惠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愧也此語出曾子。郝懿行曰此出曾子立事篇荀稱之也勿面謂不形見於面勿貌謂不優以辭色勿彊謂厭怒伊教使自得之注謂不欲使其愧非

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

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

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也。盧文弨曰皆禮也各本作背禮者也誤

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

軍旅節威也

不可太質故爲之節

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

庸功也庸

庸勞謂稱其功劳以報有功勞者

教差等也皆仁恩之差也殺所介反

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

義之倫也

倫理也此五者非仁恩皆出於義之理也

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

行仁義得其節

則是禮有次序

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

非仁不親非義不行雖有仁義

無禮以節

仁有里義有門

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門所以出入也仁

虛之非禮也

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

虛讀爲居聲之誤也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

有仁義而無禮也

○盧文弨曰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郝懿行

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不處仁爲美又案楊云仁非其里義非其門皆謂有仁義而無禮也盧云非義也亦當爲非禮也楊盧之說皆非也非禮也當

作非仁也闇說非義也義字不誤此文云仁非其里而處之非

仁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下文云君子處仁以義然推恩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前後正相呼應以是明之謂若有父子之恩而無嚴敬之義遂理而不

敢不成義

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義在果斷故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

審節而不知不不成

禮者是也禮以和爲貴故審節而不和則不成禮

下文和而不發正承此和字言之今本和作知字之誤耳麟脯鴟魄賦雖御

都解既能審於禮節則不得謂之不知楊於不知下加其意二

字失和而失禮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

之和而不發不成樂

雖初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於八音則不成樂

故曰仁義

禮樂其致一也

言得中者雖殊同歸於仁而得中故曰其致一也

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

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

雖能斷而不違禮然後爲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

禮也

反復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也以仁義爲本終成於禮節也

三者皆通然後道也

通明

貨財曰賄與馬曰賄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哈

與

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笙竽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賄猶賄也贈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

然後爲道

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賄賄知死則襚所以佐生也贈

哈○盧文弨曰今公羊注作知死者贈襚贈所以佐生也贈

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

吉行五十葬喪百里賙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

記奔喪日日行

禮者政之範也如範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百里不以夜行

車然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

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

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讀

之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其憂甚遠長問何以治之能爲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爲賊害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工焉

中卿進

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

接

爲捷速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

接

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

接

爲捷速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

接

不可禦

授天子二策

第二策

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

弔者在閭

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也

禍與福鄰莫知其門

言同一門出入也

賈誼曰憂喜聚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哉言可

策第三策

先謙案繫書治要作務哉務哉戒備也三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

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

殺大蚤朝大晚非禮

下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

殺大蚤朝大晚非禮

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

蚤爲陵犯也朝太晚爲懈弛也或曰禮記曰廟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先於此爲蚤也又曰田不以禮是畢

天物也王念孫曰蚤爲陵犯也朝太晚爲懈弛也或曰禮記曰

或說是也前說非

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

平衡曰拜下衡

曰稽首至地曰稽賴

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鄭懿行曰拜者必跪拜手頭

至手也不至地故曰平衡稽首亦頭至手而手

至地故曰下衡稽賴則頭觸地故直曰至地矣

大夫之臣拜不

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

辟讀爲避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

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

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皆鄉飲酒時齒

謂以年次坐若立也禮記曰三命不齒族人雖七十上大夫中

大夫下大夫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一命雖公侯

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精疊爲序也

吉事尚尊

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

以養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法驩與歡同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汪中曰君臣以下四十一字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所以相問也聘享奉束帛加璧享所以有

獻也享畢賓奉束錦以講說所以私見也聘享以賓禮見私覲

以臣禮見故曰私見鄭注儀禮云

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意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正也郭璞云皇皇自脩正貌穆穆容儀謹敬也皆由言語之美所以威儀脩飾或曰穆穆美也皇皇有光儀也詩

曰皇皇朝廷之美濟濟鎗鎗鎗與蹠同濟濟多士貌蹠蹠有行列貌

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誦上曰訕亡去也疾與嫉同惡也怨謂若華

公弟叔肸衛侯之弟
轉怒謂若慶鄭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

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之往也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

家是謂君臣爲謹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醴

則辭

鄭云尊者之前可以食美惡於顏色亦不可也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

謂制度精嚴設宴也王念孫曰設當爲謹字之誤也故楊注云謹宴也

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而言謹衣對祭服而言王制燕

夫婦易之咸見夫婦易咸卦艮下兌上艮爲少

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子然後有君臣故以夫婦爲本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文柔

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上而剛下陽消陰和然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聘士謂若安車

東帛重其禮也迎魚敬反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躉陷溺所失微

而其爲亂大者禮也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

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

寧和樂之聲

此言所佩之心聲和樂篇

步中武象趨中韶謹

佩玉之聲則中武象遠

則中韶謹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蓍行以肆夏是其類也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步驟之節也顧千里曰案疑或說是也正論篇禮論篇樂皆作鸞可以爲證者之通稱禮記曰旣服習容觀玉聲聽律謂聽珮聲使中音律也言威儀如此乃可爲士士者修立之名也先謙案士當爲出說見上

霜降逆女冰泮縠內十日一御

此蓋誤耳當爲冰泮

出說見上如歸妻迨冰未泮縠減也內謂妾御也十日一御卽縠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縠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矣故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盧文弨曰詩陳風東門之楊毛傳云言男女失時不待秋冬正義引荀卿語竝云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秋冬爲婚期家語所說亦同匏有苦葉所云迨冰未泮周官媒氏仲春會男女皆是要其終言不過是耳楊注非十日一御君子之謹游於房也不必連冰泮言郝懿行曰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正義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縠止霜降九

月也冰泮二月也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正月於禮皆可爲昏荀在英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爲秋至家語云羣生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又引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觀天道樹秋冬而陰氣來齋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孔疏發明毛義與荀卿之說合楊注偶未省照乃云此誤而改其文謬矣十日一御節於內也今禮言五日御此言十者或古文五如側十之形因轉寫致誤歟伍子胥文引之曰此文本作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謂霜降始逆女至冰泮而殺止也召南摽有梅及陳風東門之楊正義兩引此文皆作冰泮殺止周官媒氏疏載王肅論引此文及韓詩傳亦皆作冰泮殺止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亦云古之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陳氏引楊正義曰後人以殺止爲逆女之本作自楊所見本殺下始脫止字而楊遂以殺內二字連讀誤矣冰泮殺止指嫁娶而言內字下屬爲句內十日一御別是一事非承冰泮而言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子視父則游目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丈

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萬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

文貌情用相爲

引之曰大之當爲六之言以六尺而六之則爲三丈六尺也楊以廣釋大則所見本已誤內外表裏不可偏用也王念孫曰文貌在外情用在內故曰

相爲內外表裏禮論篇曰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彼言文理猶此言文貌楊被注云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是也此注失之先謙案王謂文貌猶文理是也禮論篇文理史記並引作文貌是其證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

終始相應

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

並解於禮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及珍異獻
貨謂聚斂

篇

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易小畜卦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

稷人謂舉賢也

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

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

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穆公也何賢乎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

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

茲黃髮是也

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

昧隱貞者謂之妬

掩蔽公道

奉妬昧者謂之交譎

交通於譎詐

惡也○俞樾曰交讀爲狡本作交是交狡古通用狡與譎同義下文曰交譎之人妬昧之臣

是交譎與妬昧皆兩字平列楊注曰交通於譎詐之人失之矣

交譎之人妬昧之臣國之歲孽也

歲與穢同孽妖孽言終爲國之災害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

言身能行之國器也

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

國賴其言而用也

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

用除其妖

不富無以養民情

衣食足知榮辱

不教無以理民性

人性惡故

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

宅居處也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王事具矣

禮記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教卽十義也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

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敎道之也十或爲七也。○王念孫曰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則作七敎者是也凡經傳中七十二字互誤者多矣楊前注以禮運之十義爲十敎失之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

干之墓天下鄉善矣

表築旌之言武王好善天下鄉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

天

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

士每世皆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

問遂亡人好獨

以喻雖有賢俊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徑匯水中可涉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洪頤煊曰遂當作墜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作消者不問墜郝懿行曰墜當作隊隊墜古今字先謙案詩載馳篇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遂曰跋涉二遂字與此義同晏子作墜乃誤文洪

博問也

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新者也鄭云服

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類於法而舉之也○郝懿行曰類猶比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

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

有法者以

賞刑罰通類亦然楊注未明晰盧分段竝非二句又見王制篇
俞樾曰古所謂類卽今所謂例史記屈原賈生傳吾將以爲類
正義曰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

其事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

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

通明於類然後

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

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

順人心然後可行也

八

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

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

不當爲來謂從他國

來或君之與新有昏朞不事

古者有喪昏皆不事所以重其哀戚與嗣續也事謂力役

子

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子孔子謂言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駒駒

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盧文弨曰續然大夫四字未詳郝懿行曰續古作賡賡之爲言庚也庚然剛強不屈之貌言不阿諛也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

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恩惠也

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

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

義力知不力仁

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

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

夫

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浸漬於仁義故不可爲王者佐。郝懿行曰此謂管仲尚功力而不脩仁義不可爲王者之佐。

注以四子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

言恐非是

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

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

公行子之之

燕

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

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

如曾元曰志卑

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

志卑者輕物

物

輕物者不求助

不求賢

苟不求助何能舉

既無輔助必

以自輔不勝任矣

氏羌之虜也

俘掠謂見不憂

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

墨讀爲橐氏羌之俗死則焚其屍今

不憂虜獲而憂不焚是愚也呂氏春秋

秋曰憂其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

靡披靡也利夫

秋豪之細其害遂披靡而來及於國家言不卽其大而憂其小與氏羌之虜河異淺辭也或曰幾讀爲豈○陳奐曰案靡累也言所利在秋豪而其害累及國家也詩周頌傳曰靡累也是其義王念孫曰產者減也言利不過秋豪而害乃至於滅國家也

方言靡滅也郭璞曰或作摩滅字音靡漢書賈山傳萬鈞之所壓無不靡滅者司馬遷傳富貴而名摩滅摩與靡靡古同聲而通用

贊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

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言心於思慮亦當反覆盡其精妙如眸子之

求箴也

○俞樾曰楊說未安以眸子審視豈可但謂之眸乎眸當讀爲睂說文目部睂低目視也從目冒聲與牟聲相近釋名

釋首飾曰牟冒也眸之與睂猶牟之與冒矣說文又有睂篆曰低目謹視也從目致聲亦與牟聲相近荀子成相篇身讓十

舉牟光卽莊子大宗師篇之務光也是其例矣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

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

克亦勝也

雖桀紂

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

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

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皆謂言士財也

士不通貨財

士賤雖得言之亦不得貨財也

有國之君不息牛羊

息繁育也錯

質之臣不息雞豚

錯置也質讀爲贊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古字通耳置贊謂執贊而置於君士相見禮日

士大夫莫贊於君再拜稽首禮記曰畜乘馬者不察於雞豚或曰置質猶言委質也言凡委質爲人臣則不得與下爭利

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圃

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菜蔬曰圃謂若

公儀子不奪園夫工女之利也○王念孫曰場圃當爲場圃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作不爲場圃玩楊注亦是圃字論語子路篇

馬注及射義鄭注竝云樹菜蔬曰圃卽楊注所本俞樾曰上云士不通貨楊注不得實遷如商賈也此云冢卿不脩幣注謂

不脩財幣販息之也然則與士之不通貨財何以異乎據韓詩外傳作冢卿不脩幣施疑此文奪施字幣乃斂字之誤施當爲

牠古同聲段借字也牠卽今籬字一切經音義十四云籬牠同力支反引通俗文云柴垣曰牠木垣曰柵說文木部柵落也冢

卿不脩敝牠謂籬落敝壞不脩葺之也與下文從士以上皆差大夫不爲場圃正同一意皆不與民爭利之義從士以上皆差

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臧然故民不困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財作則則以民不困爲句則字下屬爲句然故猶是故也堯問篇然故士至同說見釋詞然字下先謙案羣書治要作然後民不困財上方注云後作故則作財是校者以作則者爲非當從今本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

容集其手而力作也。先謙案有所窺其手猶言有所措手也。楊注失之泥。羣書治要作有所竄其中矣。疑以意改之。

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

並解在仲尼篇言周

公終王業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

也重引此者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

多積財而羞無

有羞重民任而誅不能使民不能勝任而復誅之。貧重民任謂虐使之。

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閭

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閭飾矣

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閭

自脩飾也。王念孫曰楊說迂曲而不可通羞當爲義羞字上半與義同又涉上文兩羞字而誤也。上好義則民閭飾者言上

好義則民雖處隱閭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

韻解謂隱閭而好義則民雖處隱閭之中亦自脩飾不敢放於利而行也。韻解謂隱閭而好義與上好富對文故下文又云欲富乎與義分背矣。上好義則民閭

飾上奸富則民死利卽上文所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

利克義也。上奸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衝也。

解註上好貨財好利則民亂也。劉台拱曰二者二字承上兩句而言則亂上當有治字

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

忍恥不顧廉恥傾絕謂傾身絕命而求也分背如人分背而行

上好富

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

先謝案節猶

適也謂不調適說見天論篇

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疾苦

宮室榮與婦

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榮盛謁請也

婦謂婦言是用也

苞苴行與讒夫

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興

起也鄭注禮記云苞苴裹魚肉者或

以革或以茅也

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

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

差謂

制等級也

主道知人臣道知事

人謂賢良事謂職守

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

詔而萬物成

不以事詔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

農精於田而不可

以爲田師工賈亦然 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

亂不待戰而後知克

無人禦敵故知必克

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

過卞

卞魯邑莊子卞大夫有勇者

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蒲衛邑子路蒲宰杜

元凱云蒲邑在

長垣縣西南

不知而問堯舜

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

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

○俞樾曰案揚讀不知而問無

無有而求絕句故其解如此實非荀子意

也不知而問之堯舜

之博則天府已乃自解堯舜天府之義也

使謂不知而問即是堯舜無有而求即

是天府下文贅矣故知楊注非也六貳當從

盧說爲六貳之誤何謂堯舜先王之道是也

問者問此而已非必真起堯舜而問之也何謂天府六貳之博是

也求者求此而已非必真入天府而求之也

曰先王之道則

堯舜已

問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六貳之博

六貳之博則天府已

求財於六貳之博得

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

先王之道可以爲堯舜

故以喻焉六貳之博卽六博也

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擧

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盧文弨曰貳當作貳聲之誤也卽六經也

君子之學如蛻幡

然遷之

如蟬蛻也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顏色出辭氣

效放也置措也言達

無留善

有善卽行無宿問

當時卽問

次皆學而不捨也

不俟經宿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善行之者是究其難

君子

立志如窮似不能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

至尊至貴對之唯一故曰如窮

也○先讓案君子不以窮達易心故立志常如窮時雖君相問必以正對楊說非

君子隘窮而不失

不失道而墮權○盧勞倦而不苟免也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

尸子云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懈倦於五兵而辭不厭

文弨曰隘窮卽阨窮勞倦而不苟免也安賀切宋本作銳字書無攷今從元刻郝錄行曰細席爲昔或曰細席講論之席臨難不忘素所講習忠義之言漢書王吉諫昌邑王曰廣履之下細席之上○盧文弨曰案廣韻傍痛呼也安賀切宋本作銳字書無攷今從元刻郝錄行曰細席恐茵席之形譌蓋茵假借爲網網又譌爲細耳王念孫曰郝說是也漢書霍光傳加畫繡細馮如淳曰網亦茵是其證茵席之

言謂昔日之言卽論語所謂平生之言也故尸子云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俞樾曰郝王之說塗矣楊注引尸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亦茵之譌苟子作細席者其原文是網席也尸子作昔席者其原文是茵

水濱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兩水溢築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郝

子無曰不在是

無有一日不懷道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雨小漢故潛未詳或曰爾雅云漢

爲潛李巡曰漢水溢流爲潛今云雨小漢故潛言漢者本因兩水溢築而成至其盛也乃溢爲潛矣言自小至大者也○郝

懿行曰此語譌誤不可讀楊氏曲爲之解似達蓋闕之義余趙曰漢字疑衍文兩小故潛者爾雅釋言曰潛深也言兩小故入地深也下文云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是其義矣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治行盡而聲問遠

色澤洽謂德潤身行下孟反

先謙案

而益者之誤四句一例

小人不誠於

內而求之於外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

畔者倍之半也

教而不稱師謂

之倍

教人不稱師其罪重故謂之倍倍者反逆之名也○郝懿行曰倍者反也畔與叛同叛者反之半也不稱師同而罪

異者言謂自言教謂傳授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儒得民九兩攸繫而乃居狀坐大背棄師門名教罪人故以反叛坐之檀弓記曾子怒子夏曰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鄭注言其不稱師也然則荀子期言益有因於古矣倍畔之

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

不足於行者說過

大過故行不能副也

不足於信者誠言

數欲誠實其言故信不能副君子所以貴行不貴言也○郝懿行曰

說過者大言不忤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詩曰君子屢盟是用長言其一春秋公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傳曰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

心而相信則
不在盟誓也

其心同也

皆言與理冥會者至無言說者也相謂爲人贊相也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

聞行爲可見

發言使人可聞不詐妄也立行使人可見不苟爲斯爲孝子也

言爲可聞所以說

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

說皆讀爲悅近親遠附則毀辱無由及親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

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

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

君子贈吾子以言

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

穀與轎也言燭燭直木爲牙至於穀轎皆敝而規曲不反其初

反其常

此皆言車之材也示讀爲寘穀括燭木之器也言貢諸隣枯或三月或五月也燭菜未詳或曰菜讀爲𦥑謂

所謂三材不夫職也周禮考工記曰望其穀欲其眼也進而

視之欲其瞻之廉也鄭云燭冒穀之革也革急則木廉隅見考工記又曰察其革蓋不誠則輪雖敝不匡鄭云𦥑謂轎入穀中者

蚤讀爲爪謂輒入牙中者也匡刺也晏子春秋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良匠燥之其員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

君子之隱栝不可不謹也慎之爲移其性故不可慢蘭茝橐本漸於蜜醴一佩

佩

易之雖皆香草然以浸於甘醴一玉佩方可易買之言所漸者美而加貴也佩或爲倍謂其一倍也漸浸也子廉反此語與晏子春秋不同也○盧文弨曰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醴而賈匹馬矣說苑家語略同麋醴作鹿醴案漸於蜜醴與漸於酒漸之漸中皆謂其不可久故一佩卽易之各書俱一意注非正君漸

正君漸

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染如香之於酒則讒邪可得而入言甘醴變香草之性甘言變正君之性或爲美或爲惡皆在其所漸染也○郝懿行曰正君者好是正直之君讒言甘而易入如飲醉醪令人自醉故以漸於香酒警況之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

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也井里里井里之固也○盧文弨曰案厥同秦說文厥門楣也楣門楣也荀子以厥爲厥晏子以困爲楣皆謂門楣意林不解乃改爲珉

矣郝懿行曰晏子春秋雜上篇作井里之國據盧說則厥與困一物皆謂得石如門限木耳王念孫曰盧本段說見鍾山札記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注引此和下有氏字璽辭賦爲天子寶作爲天下寶叔氏賦天不所共傳贊於義爲長下文亦云子贊季路爲天下列士子贊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

天下列士

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言所
得多

君子疑則

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

未曾學問不敢立爲論議所謂不知爲不知也爲道久遠自日

有所益不必道聽塗說也此語出曾子○王念孫曰立字義不可通立亦當爲言駁故妹嗣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皆謂君子之不易疑其言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此篇之文多與曾子同也篆書言字或作吾誥修辭語孫作善之因脫其半而爲立臻臻臻孫作立楊曲爲之說非言今本訛作立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

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

無親不親師也方法也此謂皆謂雖廣博而無師法也

少不諷

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

諷謂就學諷詩書也言不學雖有善質未爲成人也○王念孫曰少不諷當從六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論議對文少一諷字則文不足意矣楊云諷謂就學諷詩書則所見本已說誦字

君子

壹教弟子壹學亟成

壹專壹也亟急也已力反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

損下之憂

進仕損減

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

誣君竊位學

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

如往○都懿行曰如肖似也此言仕必不負所學注云如往非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

息休

孔子曰詩云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

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

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

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賜以善也

然則賜願息於

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

子焉可息哉

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于家邦言自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亦既醉之篇毛云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然則賜願息

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

難耕焉可息哉

詩幽風七月之篇于茅往取茅也謂之亟急也

亟急也乘屋升屋治其敝漏也

然則賜無

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墻皋如也墻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

墻丘壠皋當爲宰宰冢也宰如高貌墻與填同謂土填塞也鬲

謂隔絕於上列子作宰如墳如張湛注云見其墳壞鬲異則知

息之有所也○盧文弨曰公羊僖卅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是

宰訓豕也豕大也如大山也墻讀爲嶺山頂也鬲如形如實五

穀之器也山有似龜者矣列子墳如作墳如如大防也郝懿行

曰舉猶高也言皋如在上也墳卽禪字禪俗作巔因又作墳耳

鬲鼎屬也圓而弇上此皆言丘壠之形狀故以如字寫貌之皋

如蓋若覆夏屋者墳如蓋若防者露標禪也列子天瑞篇作墳

如墳大防也鬲如蓋若覆釜之形上小下大今所見亦多有之

注並非劉台拱古今列子作睂如也宰如也睂卽皋豈楊氏所

見本異邪睂如宰如二句暴出則不得破皋爲宰矣

王念孫曰家語困誓篇亦作睂如也王肅曰睂高貌

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亦猶檀弓記言君子曰終小人曰

死之意子貢始言願得休息孔子四言焉可息哉必須死而後

已於是子貢悚然警悟始知大塊勞我以生遂我以死作而歎

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言人不可苟生亦不可徒死也

欲而不愆其止

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寤寐思服也止禮也欲雖盈滿而不敢過禮求之此

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

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入音奏於宗廟鄉飲酒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

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既云用之邦國是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

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以用也汙上驕君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

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言有文謂不鄙陋聲有哀謂哀以思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

○余樾曰下文云賤師而

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據此則貴師而重傳下疑有闕文

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意

人有

快肆意

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

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

士

禮四十而士五十而後爵此云五十而士恐誤或曰爲卿士

○郝懿行曰士者事也五十曰艾服官政然後可以任事也
俞樾曰二說皆非也下文云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注曰先於

臣下一年也然則四十而士猶二十而冠皆是論其常五十而

士猶十九而冠皆是言其異也禮所謂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

夫者蓋指鄉大夫元士之適子而言此明言匹夫則殆謂鄉之

俊士選士矣禮記王制篇正義曰鄉人旣卑節級升之故爲選

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旣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卽爲造士以是言之古人於世族子弟及民間秀士自

有區別故其始仕有十年之差也荀子不直曰古者五十而士必加匹夫二字明與下文天子諸侯子相對知十九而冠爲天

子諸侯子之制則知五十而士爲匹夫之制不必疑其與禮經不合

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十九而冠先於臣下

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年長而冠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

然後治事不敢輕易○郝懿行曰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者異

於常人由其生質本異其教又至故能爾也傳謂國君十五生

子冠而生子禮也於時魯侯年才十二則太早矣荀子所言當

是古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

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其人也而

不教不祥

祥善○王念孫曰其人也而不教也字當在上句其

人下附

下文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

教之齊盜糧借賊兵也上非其人下有也字下非其人下無也字是其證先謙案人有好善之誠我不以善告之是不鮮也

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

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也

非其人而教之齊

盜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爲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齊與資同兵五兵也。

盧文弨曰此條言所好者君子是爲得其人非君子而好之則所好非其人也人可與言而不教是爲不祥不可與言而教之則又資盜糧借賊兵也楊注不了王念孫曰此言能好君子則爲可教之人可教而不教之是爲不祥若所好非君子則爲不可教之人不可教而教之則是齊盜糧借賊兵也盧說亦未了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鄭懿行曰嗛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歎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副楊注失之嗛與歎古字通荀書多以嗛爲歎楊氏不了此注支離妄說亦由訓陳爲足遂不顧文義之難通耳

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

嗛足也謂

行不足也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汎濫過度也。鄭懿行曰嗛不足也言人不知自歎其行者其言易於濫過而難副楊注失之嗛與歎古字通荀書多以嗛爲歎楊氏不了此注支離妄說亦由訓陳爲足遂不顧文義之難通耳

古之賢

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餧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

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登褐色儉潔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進安取此言過而行不

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

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

見疑非一日之間也

柳下惠魯賢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會於柳下諱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之守

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敝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迹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間言聞之久矣。盧文弨曰案柳下惠一條不當蒙上文與後門同衣而

不見疑蓋卽毛詩巷伯篇故訓傳所云姬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也非一日之間言素行爲人所信王念孫曰案鍾山

札記又引呂氏春秋長利篇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

高誘注後門日夕門已閉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暮而後門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蚤與爪同言仕

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盧文弨曰蚤者叉字之假借又甲同義爪訓覆手不與蚤同此亦當別爲一條郝懿行曰此

章言子夏貧無衣而不仕者以時君大夫皆驕慢故衣雖縣鶴而自甘又引柳下惠與後門同衣意可見矣又言得利如叉甲而喪其手掌言仕之利小而害大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

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

謝本從盧校作匹夫者王念孫曰匹

呂錢本匹夫下皆無者字先友與有同義相

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朋友者所以相与也有謂不使喪亡

○郝懿行曰有者相保有也詩云亦莫我有友有聲義同古亦通用如云有朋自遠方來有卽友矣道不同何以

相有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

此之箸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察其友則可以知人之善惡不疑也

取友善人不可

不慎是德之基也

取友求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本言所以成德也○盧文弨曰俗本正文亦作取友求善人宋本元刻皆無求字若有注可不

費辭矣先謙案善人使人善也楊注非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

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將猶扶進也將車載者之事塵冥冥蔽人目明令無所見與

小人處亦然也

藍苴路作似知而非

未詳其義或曰苴讀爲姐慢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姐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爲

狃智而姁子野反

狃弱易奪似仁而非

仁者不爭而與物故

奪無執守之謂也○盧文弨曰便與懦同從宋本

悍慧好鬪似勇而非

悍兇戾也慧愚也丁絳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弃國捐身

之道也

○盧文弨曰捐宋本作損今從元刻

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

者也

○反復也出去也凡乘輒而來乘輒而去者皆是物之還反也言善惡皆所自取也○王念孫曰下乘字疑涉上乘字

而衍凡物有乘而來者乘因也散語彌縫離韻諸省言凡物必有所因而來反乎我者卽出乎我者也故曰其出者是其反者也今本來下又有乘字則義反晦矣楊說失之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

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

○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滅亦絕也○几禍之所由生自

纖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此語亦出曾子○盧文弨曰元刻作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與大戴曾子立事篇同王念孫曰朱

冀本同元

刻汪從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

○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

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

林傳唐生楷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

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重引此兩句以明之○郝懿行曰此二句已見上疑立皆當爲言形

近之譌楊注說立非也區蓋者古讀區若丘注引漢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此說是也論語記孔子言蓋皆疑而未定之詞如

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皆疑詞故謂疑者曰丘蓋以音同借

爲區蓋耳楊莊非是漢書注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
諸日齊俗以不知爲丘二說皆得其意但語未明晰耳顏師古
注以蓋爲發語之辭亦非以虛妄事智者○盧文弨曰事智者元刻作了知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
說竝音悅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甌臾皆瓦器也揚
楚宋之間謂罄爲臾甌謂地之坳坎如甌臾者也或曰甌臾
窪下之地史記曰甌窪滿溝汚邪溝車裴駢云甌窪傾側之地
汚邪下地也邪與臾聲相近蓋同也窪力侯反汚烏瓜反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謂偏見自成一家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
之言若宋墨者參驗之至則流言息死舊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

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流言息死舊盡也鄭康成曰死之言漸漸猶消盡也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盧文弨曰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
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宜於
人或致有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奥宛也宛奥也奥與宛
皆與饗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

獨中以巒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奧如巒韭巒麴之巒燉
醃鹽見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
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巒構觀龍王念孫曰米泔不可以漬魚
盧謂以米汁浸漬之非也泔當爲泊周官士師泊鑊水鄭注曰
泊謂增其沃汁襄二十八年左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餚正義曰
添水以爲肉汁遂名肉汁爲泊然則添水以爲魚汁亦得謂之
泊泊之謂添水以漬之也呂氏春秋應言篇多泊之則淡而不
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高注曰肉汁爲泊彼言多泊之少泊
之卽此所謂泊之矣以泊漬魚則恐致腐爛而不宜於食故曰
泊之傷人也隸書甘字或作目與自字極相似故泊誤爲泔耳
穢陋鑪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膾
釋名曰膾奧也藏物於奧內稍出用之也彼所謂膾卽此所謂
奧之矣然盧謂奧與宛巒同音則非也奧與宛巒同義而不
同音故諸書中巒字有通作宛者而宛巒二字無通作奧者以宛
巒釋奧則可讀奧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
爲宛巒則不可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謝門人曰吾豈有
異心故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言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恥
言不知與曾子異也○先謙案曾子養親至孝當時或進此魚
而未知其傷人親沒後始聞此語故觸念自傷揚注未得其義
遇當也言己才藝有所短宜自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審其分不可彊欲當人所長

辨爭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

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

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能

也察辨而操辟謂聰察其辨所操之事邪僻也操七刀反○俞樾曰仕疑任字之誤莊子秋水篇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

任能也然則移而從所任者也言掩其不善務其所能也疏通

移而從所能也於義較捷矣

應萬變故多類謂皆當其

類而無乖越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無法而流詰然雖辯小人

此聖人也

詰當爲而非十二子篇有此語此當同或曰當爲格也○先謙案而當訓爲如通用字

國法禁拾遺

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

串習也工患反

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

○先謙案

容受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

有所共子也

特意謂人人殊意予讀爲與○盧文弨曰唯元刻作雖王念孫曰唯卽雖字說見經義述闡桓十四年穀梁傳

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旣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

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

待亡國不待死

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更工衡反。
謝本從盧校作無三王之治王念孫曰呂錢本

治皆作法是也此承上三王既已定法

度而言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改飲而不食者蟬也不飲

不食者浮蝣也

浮蝣渠略朝生夕死蟲也言此者以喻人既飲
且食必須求先王法略爲治不得苟且如浮蝣
輩也。郝懿行曰二句義似未足文無所蒙容有缺

脫汪中曰此二語別是一義與上文不相蒙注非

虞舜孝

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

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爲避聖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遯

則崇其善揚其美

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

惟讀爲唯以癸
反唯唯聽從貌

常聽從人而不免亡者由於退後卽誹謗也

博而窮者警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解

於榮

辱篇

必用己

脩德在己

所遇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

誥誓以言辭相誠約也禮

記曰約信曰誓又曰殷

人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

作誓而
民始畔

盟詛

不及三王

涖牲曰盟謂殺牲
血告神以盟約也

此言後世德義不足雖要約轉深猶不

能固也

伯讀曰廟數梁傳亦有此語

交質子不及五伯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惊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
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
公羊傳曰此皆毀廟也其言

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祖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

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也

宥與右同言入君可置於坐右以爲戒

子曰三王五帝有勸戒之器名侑卮注云欹器也○盧文弨曰今說苑作右坐見敬慎篇

孔子曰吾聞宥坐

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

挹水而注之

酌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

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

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勇力撫世

撫掩也
言蓋世矣

○盧文弨曰據注則撫乃撫字之誤家語三恕篇作振世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

損之道也

挹亦退也挹而損之猶言損之又損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

爲司寇而攝相也謂聽朝也

門人進問

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

聞人謂有

名爲人所聞知者也始誅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

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

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

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强足以反是獨立此

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營讀爲營羣眾也強剛復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領

之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

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

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喬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從

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勤

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平是以誅之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

遂竝未聞也。盧文弨曰家語作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注

先王宋本作夫王無下民字今據韓子外儲說右上謂正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

也詩曰憂心悄悄愴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詩鄭風柏舟之篇謂情慟憂

貌懼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

別猶決也謂不辨別其子

罪之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

老大夫之尊稱

春秋傳曰使閭將

不得爲寡君老也

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

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

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

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

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犴字從二大象所以

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

嫚令謹誅賊也

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賊害人也今生也有

時斂也無時畢也

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畢也○盧文弨曰生也二字各本皆脫今案注增王念孫

曰今字當在慢令謹誅上總下三事言之文義方順家語始誅篇作夫慢令謹誅夫字亦總下之詞

不教而責成

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

已止卽就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

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

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抵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旣陳之

以道上先服之

履行也謂先自

若不可尚賢以慕之若不可廢

不能以單之

基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單或爲彈○盧文弨曰家語始誅篇作尚賢以勸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懼之此注單或爲彈與家語同

元刻作或爲彈與家語同
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

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

○盧文弨曰往乃從之誤下注同王念孫曰案從下當有風字耳據楊注云百姓從化化字正釋風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正作百姓從風韓詩外傳及說苑政理篇竝同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

○王念孫曰案邪民本作躬行上文云上先服之三年而百姓從風服者行也卽此所謂躬行也故云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隸書躬與邪相似故躬誤爲邪觀韻辨案躬有作躬行躬字誤而行字不誤外傳亦誤作躬行不誤今本荀子躬行作邪民乃後人所改荀子

現家語始誅篇作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案荀子之躬行不從誤作邪行不從則義不可通王肅不知邪爲躬之誤故改邪行不從爲邪民不從化以曲通其義而今本荀子亦作邪民則又後人以家語改之也楊注云百姓旣從然後誅其姦邪則所見本已同今本說苑正作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庫卑民不迷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氏本也庫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

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

用此之謂也

膺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

今之世則不然

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

則陵遲故也

岸崖也負重也任負車任重之車也遲慢也陵遲言丘陵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陂池也○盧文弨曰案淮南子秦族篇山以陵遲故能高陵遲猶迤邐之謂此注與匡謬正俗俱訓陵爲丘陵似泥王念孫曰古無訓負

爲重者負亦任也魯語注曰任負荷也楚辭九章注曰任負也連言在負者古人自有複語耳倒言之則曰負任齊語負任荷是也陵遲盧說是也說文麥麥𠀤也其字本數仞之牆而民作麥則非謂丘陵明矣詳見漢書雜志末卷

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

○王念孫曰馮者登也周官馮

相氏注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觀天文之次序廣雅曰馮登也故外傳作童子登而游焉𦵹馮𠀤也

今夫

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

詩小雅大東之篇言

失其砥矢之道所以
陵遲哀其法度墮壞

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詩邶風雄雉之篇○盧文弨曰

舊本連上文今案當分段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稽首恭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爲上夫其道而人

散也若施德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難道遠能無來乎○俞樾曰
如楊注義則伊稽首三字甚爲不詞殆非也首當讀爲道周書
苟良夫篇子小臣良夫稽道羣書治要作稽首是首道古通用
彼文稽道當爲稽首此文稽首當爲稽道皆古文假借字也○尚
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
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稽道猶同道也伊者語詞稽攤
也詩言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孔子言道苟同則雖遠而亦來
故曰伊稽道不其有來乎蓋借詩言而反之若唐棣之詩矣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

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徧與諸能徧生萬物爲其不有其功似上德不德者說苑作徧子而無私○王念孫曰案徧與上不當有大字蓋涉上文大水而衍據楊注云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則無大字明矣初學記地部中引此無大字大戴記勸學篇說苑雜言篇家語三恕篇竝

同其流也埠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

埠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

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似義者無不循理也說苑作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盧文弨曰案宋本引說苑作其

流也卑下句倨之也情義分然者也文義舛謬今案本書雜言篇訂正

其洸洸乎不涵盡似道

爲滉滉水至之貌澁讀爲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家語作浩浩無屈盡之期似道也○王念孫曰楊讀洗爲滉滉滉水至之貌古無此訓洗洗當從家語作浩浩字之誤也船韻譜醇辭王制曰有餘曰浩故曰浩浩乎不屈盡初學記引荀子正作浩浩則所見本尚未誤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同先謙案

說文洗水涌光也作洗洗義通似不必改作浩浩

若有決行

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

決行決之使行也佚與逸同奔逸也

若聲響言若響之應聲也似勇者果於赴難也○王念孫曰奔逸與聲響義不相屬楊說非也佚讀爲咷諧咷疾貌也言其相應之疾若響之應聲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嘵咷以搘根兮奔逸隱而歷鍾師古曰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眾根合同騤

而盛歷入殷上之鍾也鄭讀與響同咷音丑乙反文選李善注口咷疾貌也余日切正與佚字同音古無咷字故借佚爲之耳主量必平似法

主讀爲注量謂院受水之處也言所經院坎注必平之然後過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

求概似正

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說言木盈滿則不待概而自平如正者不假於剛法之禁也

約微達似察

淖當爲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侵淫通達於物似察之見細微也說苑作綽弱微達

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

言萬物出入於木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

不清以入錯
繫以出也

其萬折也必東似志

折榮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繫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

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

之吾恥之

無才藝以

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

吾鄙之

舊言平生之言卒倉忽反

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肫賚

則具然欲爲人師

肫贊結肉莊子曰以生爲負贊懸肫肫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盧文弨曰此條舊不

提行今案當分下兩條同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堪櫛與參同

蘇覽反

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

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
之隱也隱謂窮約

孔子曰由不識。盧文弨曰家語在夏篇作由未之識也。

吾語女女以

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

龍逢不見刑乎盧文弨曰逢字從元刻與家語同宋本作逢誤

女以諫者爲必用邪

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盧文弨曰案子胥不被車裂之則陽注非是漢書景帝紀故磔曰棄市師古注曰磔謂張其尸也當從此訓。

○俞樾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

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

俞樾曰由是觀之四字當在君子博學深謀句上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

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爲窮而不因憂而意

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

告爲天知命

夫賢不肖者材也爲

不爲者人也

爲善不爲善在人也

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

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

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女昔晉公子重耳霸

心生於曹

重耳晉文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脣使其裸浴薄而亂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

踐霸心生於會稽

謂以甲盾五千樓於會稽也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

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爲所不禮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失者志不廣佚與

謂奔竄也家語作常逸者

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畢露居

此樹之下○盧文弨曰正文桑落之下下宋本有乎哉二字今案可省

邾懿行曰桑落索鄭反語也索言篇索鄭言鄭當皆謂

困窮之貌時孔子當陳子路愠恚故作隱語發其志意楊注說固可通而與上言曹莒會稽等義差遠

予貢觀於魯廟之北堂

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邾懿行曰詩云焉得谖草言樹之背背

北堂也北堂人所居廟

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

北堂

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
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傳寫誤耳被皆當爲彼蓋音蓋戶扇
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蓋皆繼續彼有說
邪匠過誤而遂絕之邪家語作北蓋皆斷王肅云觀北面之蓋
皆斷絕也。王念孫曰繼與轂說絕韻不相協繼當爲繼字之
誤也說文繼古文絕正與轂說絕爲韻繼爲古文絕而此文以
繼絕竝用者古人之文不嫌於複凡經傳中同一字而上下異
形者不可枚舉卽用韻之文亦有之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釋文畏馬本作威周官鄉大夫注引
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是畏卽威也小雅正月篇云燎之方揚
宣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釋文威本或作滅昭元年左傳
引作褒姒滅之是威卽滅也越語云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地形
之聖人因而成之管子勢篇作死生生因天地之形是刑卽
形也皆與此文之繼絕竝用同例今本繼作繼則旣失其韻而
又失其義矣楊云皆繼謂材木斷絕相接繼非也接繼與斷絕
正相反下文云匠過絕邪則此文之不

作繼甚明家語作北蓋皆斷斷亦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
有說張鴻烈子嘗說言太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

范至公舊當惟嘗說言太廟之堂所以北蓋皆斷絕者亦當

有說也下文蓋曰貴文也正申明官致良工因麗節文
亦當有說之意楊訓嘗爲曾失之官致良工因麗節文
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
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
巧蓋貴文也王念孫曰麗非美麗之謂麗者施也貌加麗敏
懿潤滑上言因良材而施之以節文也張翊見家語作匠致良
材盡其功巧正謂施之以節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非無良材大木不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

弟與悌同謂自卑如弟也

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

順上

從於君父下從於君父下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
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
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
虛文弨曰言以類接怪說也如此則儒者之道畢矣○
元刻作言以類接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
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衷善也
謂善發

於衷心矣。○郝懿行曰：衷者，善也。從義不從命，乃爲善也。禽獸曰：衷與忠通。言孝子之不從命，乃其忠也。下文乃義，乃敬。忠與義，敬正。一律作衷者，段字耳。國語、楚語又能齊肅衷正周禮春官序官鄭注引作中正。孝經中心誠之釋文中本亦作忠。蓋衷中忠三字同聲而通用。楊注未得段借之旨。

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

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從命則陷身於禽獸之行，不從命則使親爲脩飾。君子不從命，是乃敬。親○先謙案：乃衷，乃義，乃敬。下羣書治要皆有也字。

故可以

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

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慈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

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彫傷也。萃與賴同。雖勞苦彫，彫不敢解，情失敬也。

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不幸以不順於親而見惡也。○王念孫曰：則與卽同。說見釋詞。非仁人莫

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

不對不敢違哀公之意故不對

○盧文弨曰舊本皆連上今案當分段篇內竝同

孔子趨出以語子

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

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

子有奚對焉

○盧文弨曰有讀爲又

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

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

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

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

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

○盧文弨曰審其可從則從不可從則不從也

作五人二人作三人末句作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

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

樹栽植藝播種胼謂手足勞

駢併也胼皮厚也丁皮反

孔子

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

與不女呻

繆紕繆也與讀爲歟呻賴也言雖與之衣而紕繆不精則不呻賴於汝也或曰繆綢繆也言雖衣服我綢

繆我而不敬不順則不賴汝也韓詩外傳作衣予教子家語云人與己不順欺也王肅云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皆與此不同○盧文弨曰案今外傳九作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卽疑呻之謬此云教予疑是歎予之謬今家語困誓篇作人與己與不汲欺與此所引亦不同

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

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

○王念孫曰以字衍韓詩外傳無以字下文何爲而無孝之名

也亦無以字又案外傳此句下有意者所友非仁人邪一句玩本書亦似當有此句下文雖有國士之力四句正承此句而言又下文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承上身不敬三句而言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則承此句而言若無此句則與下文不相應矣

孔子曰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

國士一國

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

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

練小祥也

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坐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

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

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

○先謙案華嚴經音義子下引劉熙云徒猶獨也

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

知也子貢曰吾將爲女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夫子曰非

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

不知女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懼於上訥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

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盧文弨

日見說苑雜言篇又案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三怒篇作倨倨都懿行曰裾裾說苑雜言篇作襜襜裾與襜皆衣服之名因

其盛服卽以其名呼之韓詩外傳三作疏疏家語又作倨倨則其義別三

昔者江出於嶧山其始出

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

也

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設汎韋昭曰方艤也編木爲滑說苑作方舟方汎也詩曰方之舟之。盧文弨曰注設汎舊本作

投柂今據

齊語改正非維下流水多邪

維與唯同言豈不以下流水多故人畏之邪言盛服色厲亦然也說

苑作非下眾水之多乎。

盧文弨曰今女衣服旣盛顏色充盈今說苑作非唯下流眾川之多乎

天下且孰肯諫女矣

充盈猛厲由

樊曰楊注非是下文孔子曰志之

吾語女此由字當在孔子日之下由志之三字連文上文孔子

日由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亦

三字連文可證孔子日下必當有由字也

子路趨而出改服而

韓詩外傳正作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郝懿行曰猶若說見哀公篇猶然下

入蓋猶若也

猶若舒和之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爾也

孔子曰

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

奮振矜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有能自有其能皆矜伐之意

○俞樾曰韓詩外傳作橫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當從之

華卽譁之省文兩奮字皆脊字之誤乃古文慎字也脊誤爲奮則奮於言行不能謂之不華不伐矣於是又刪去兩不字耳楊

氏據誤本作注非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德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知者皆讀爲智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爲治之意先謙案得謂得位也樂其意自有所樂也楊注非既已得之又樂其治先謙案治謂所事皆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

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禮義謂之法所以行之謂之行行下孟反。盧文弨曰此篇舊本皆不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

之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

公輸魯巧人名班雖至巧繩墨之外亦不能加也

顧千里曰案正文繩字下據注疑亦當有墨字宋本同今本蓋皆誤禮者眾人法

而知之

眾人皆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

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爲內以親爲外家

語曰不比於規而比於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無外親也。盧文弨曰今家語賢君篇作不比於教而比於疏不亦遠乎說苑亦作數字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

外人之親不亦遠乎

謂失之遠矣

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

反謂乖悖王

念孫曰遠當爲反反當爲遠內人親而外人疏今疏內而親外是反也故曰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是舍近而求遠也故曰

不亦遠乎下文曰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卽遠也是其說今本反與遠互誤則非其旨矣韓詩外傳正作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

人不亦遠乎楊說皆失之

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

涓源水不離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

云益平

源水水之泉源也離讀爲壅大其輻謂壯大其輻也重

大息嗟歎之甚也三者皆言不慎其初追悔無及也。

盧文弨曰此所引詩逸詩也先

謙案云益有益也說見儒效篇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

曾元曾子之子也。盧文弨曰大戴禮作

曾元抑首

夫魚鼈鼈鼈猶以淵爲淺而堦其中

掘曰堦下當有

曾華抱足

夫魚鼈鼈鼈猶以淵爲淺而堦其中

掘與窟同。俞

穴字堦穴

其中增巢其上相對爲文晏子春秋諫篇古者嘗有

處櫓巢窟穴

亦以窟穴對櫓巢是其證也大戴記曾子疾病篇

作鷹鶡

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鼈鼈以淵爲淺而鑿穴其

中鑿穴卽堦穴也

春秋文十年次于厥貉公羊作屈貉然則以

鑿爲堦

猶以厥爲屈也荀子此文本於曾子彼作鑿穴此作堦穴乃古書以聲音假借之常例若無穴字則文爲不備矣

盧

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

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

珉石之似玉者爲

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

惡音烏猶言烏謂此義也夫

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

仁也

鄭康成云栗色柔溫潤似仁栗而理知也

鄭云栗堅貌也理有文理也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也

本從盧校栗上有鎮字王引之曰呂本作栗而理知也錢本及元刻依聘義於栗上增鎮字而盧本從之誤也楊注但釋栗理二字而不釋鎮字則正文之無鎮字甚明說苑雜言篇說玉曰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亦言栗理而不言鎮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謂故有似於智楊依聘義注訓栗爲堅貌亦非說詳經義述聞聘義先讓案王說是今

堅剛而不屈義也似義者剛直不同也廉而不剝行也

剝傷也雖

從呂本刪有廉棱而不傷物似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而不

有德行者不傷害人

折而不撓勇也

撓屈似勇者

瑕適竝見情

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調適之處也瑕適竝見似不匿其情者也禮記曰瑕不掩瑜不掩瑕忠也○邦懿行曰瑕者

不掩地

不掩忠也○邦懿行曰瑕者

王之病也適者善也凡物調適謂之適得意便安亦謂之適皆善之意故廣韻云適善也管子水地篇說玉九德大意與此略同此句作瑕適皆見精也精亦情耳古精情二字多通用王念孫曰適讀爲譎纏繆繩以譎亦瑕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譎是也管子水地篇瑕適皆見精也端與韻孔尹知章曰瑕適玉病也招紙繢綈縫繩說苑曰玉有瑕必見之於外故君子比情焉此言瑕適而說苑但言瑕是適卽瑕也情之言誠也玉不自掩其瑕適故曰情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自稱其惡謂之情義與此同楊讀適爲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轍然辭也扣與叩調適之適失之扣與叩同似有辭辨言發言則入樂聽之言畢更無繁解也禮記作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屈然樂也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雕謂雕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郝懿行曰雕雕章章皆文采宣著之貌語意猶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明明也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君子比德

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不長厚故爲人所輕。郝懿行曰長謂敬長非謂不長厚也楊注失之俞樾曰不長者無所長

使人愛之篇引之喻君子比德

也子道篇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韓詩外傳能作長是不長猶不能也吾無所能宜其不見敬矣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於人。郝懿行曰三者在身曷怨人當反諸已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無識不知天命也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

以爲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孔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盧文弨曰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

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

之門多病人槩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郝懿行曰尚書大傳略說及說苑雜言

篇竝有極厲之旁多頑鈍句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

○顧千里曰盧文弨刻本無孔子曰三字與世德堂刻本合與宋本不合疑非也先

謙案謝本從盧校無孔子曰三字今依顧說從宋本增

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

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

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

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

無門人

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

窮乏之時

無所往託

是故君

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

之邪

戴禮哀公問五義家語五儀解增舊文弨曰舊本脫取字今據大

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忘

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

志記識也服古之服猶若夫

子服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也舍此

而爲非者不亦鮮乎

舍去此謂古也

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

笏者此賢乎

章甫殷冠王肅云絢謂履頭有絢飾也鄭康成云絢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履頭紳大

帶也摺笏於紳者也。王念孫曰：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家語五儀篇紳下有帶字，賢上有皆字，竝於義爲長。俞樾曰：此當作比說文，白部皆俱訶也。從比從臼，徐鍇繫傳曰：比皆也是比，有皆義比賢乎？猶言皆賢乎？大戴禮保傅篇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其證矣。此文亦見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作此皆賢乎？蓋比誤爲此後人又增皆字耳。孔子對曰：不然。夫端衣玄裳，綽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輶。即朝玄端一馬則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舍人注爾雅云：輶，車之大者，輶，葱薤之屬也。先謙案：端衣玄裳，綽而乘路，所以祭也。故志不在於食輶。此下文黼衣黻裳者，不茹葷，資衰苴杖者，不聽樂。二喻正同。

斬衰管屨杖

上曰：衰下曰裳，當心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也。菅菲也。此言服被於外，亦所以制其心也。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

孔子曰人有五儀

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都懿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儕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

義卽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王制篇

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

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

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

色色謂以己色觀彼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曰色斯

舉矣。盧文弨曰大戴禮作志不邑邑楊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形之誤大戴記作志不邑邑楊注甚謬邑邑與悒悒同悒悒憂

逆短氣貌也曾子立事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

篇云終身守此悒悒不知託賢但自憂而已。俞樾曰此十五字爲一句廣雅釋詁

爲瘠也爲有瘡義故左傳有疾不可爲之文爲己憂者瘡己憂也得賢人善士以託其身則可瘡己之憂而庸人不知也

故曰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楊注失其義勤行

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

交謂接待於物皆言不能辨是非僂僂失據也。盧文弨曰止交大戴禮

韓詩外傳四皆作止立都懿行曰大戴記勤作勤交作立韓詩外傳四同勤行與止立對疑此皆形誤王引之曰作止立者是

止交二字文不成義楊注非也勤行亦當依大戴作勤行皆字之誤也外傳作勤行亦當

日選擇於物不知所

貴重者從物如流不知所歸爲外物所誘蕩而不返也。都

作而而如古通用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

鑿謂耳

鼻口及心之竅也言五鑿雖似於正而其心已從外物所誘而壞矣是庸愚之人也

一曰五鑿五情也莊子曰六鑿相攘同馬彪曰六情相攘奪韓詩外傳作五藏爲正也

盧文弨曰大戴禮作五鑿爲政此正字義當與政同古通用注似非都懿行日

楊注五鑿五情是也莊子六鑿相攘謂六情可證王念孫曰楊後說以五鑿爲五情頗勝前說

哀公曰善敢問

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

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

季循也雖不能盡徧必循處其一

善義同而有慢深大戴記作雖不能盡善盡美韓詩外傳一作雖不能盡平美著家語五儀解作備百善之美三書皆本此而各異韓詩外傳

論語曰子路有聞

言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未之能行唯恐有

止於辨明事而已矣都懿行曰謂

此下多有缺略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

猶言也審其所當言則言不謬妄注謂

非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

由從也謂不從不正之道都懿行曰謂

由道也道行也謂務審其所常

行不差忒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由之矣則

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言固守所見如愛其性命肌膚之不可以他物移易者也

故富貴

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

皆謂志不可奪如此則可謂士矣

士者修立

之稱一曰士事也言其善於任事可以入官也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

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

不自以爲有德

仁義在身而

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

猶然舒遲

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作油然王肅曰不違貌也

郝懿行曰猶然卽油然家語作油是也孟子油油然與之偕

言無以異於凡人也注失之

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

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

身

本亦身也言雖廣大而不傷其身也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郝懿行曰楊注非是本猶質也謂性之本質如木之有根幹此言行中規矩準繩然皆閑與

理會不假斲削而喪失其本真所謂漸近自然也

富有天下

而無怨財

富天下謂王者之佐也。怨讀爲蘊言雖富天下而無蘊畜私財也。家語作無宛禮記曰事大積焉而不苑古蘊苑通此。

布施天下而不病貧

言廣施德澤子惠困窮使家給人足而上不憂

貧乏所謂百姓與足君孰不足

盧文弨曰注末二句與富國篇同宋本乃從今論語本當出後人所改郝懿行曰楊注得之

而義猶未盡怨宛皆從宛聲此同聲假借也音轉而爲宛又轉而爲蘊此雙聲假借也。不知假借之義故謂爲字誤且考工記

云眠其鑽空欲其怒也。歸鄭司農注怨讀爲宛彼北林之宛

歸此卽怨宛相借之例也。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

E之下韞E卽宛E此卽宛蘊相借之例也。蘊與韞音義同

大戴記作韞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義與此別如

賢者亞聖之名

說文云賢多才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

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

萬物之情性者也

辨别萬物之情性也

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

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

辨情性乃能理

是非之取舍而不惑先謙案然不猶然否與取舍對文

注中之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

其事謂聖人所理化之事言辨

字衍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

區分○都懿行曰辨與辯同辯者治辯也辯與平古字通苟書多假辨爲辯耳此上言辨乎萬物之情性義亦同似不宜訓辨別王念孫曰辨讀爲徧言其事大則徧乎天地明則察乎日月也與上辨乎萬物之情性不同揚以辨爲辨别則與大字義不相屬矣徧辨古字通說見日知錄俞樾曰大字絕句是故其事大與上文大道者相應下明字衍文辨乎天地察乎日月二語相對說詳羣經

平議大戴記 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

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言統領萬物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當爲膠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肫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肫肫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肫肫然而眾人不能循其事肫之甸反○都懿行曰大戴記作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穆穆和而美若天也純純精而密也穆穆古字通純肫聲相借耳注竝失之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之繼嗣眾人不能識其意○都懿行曰嗣者續也言如天之純穆氣化縣綏相續而不可測識也大戴記作若天之司莫之能識司與嗣職與識蓋亦聲借字耳其義則司職皆訓主也王念孫曰嗣讀爲司鄭風羔裘傳曰司主也言若天之主司萬化其事不可得而知也司嗣古字通大戴記正作若天之司祿辭此訛誤體諭楊注失之

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近況能識其深平所謂日用而

不知者也。○盧文弨曰：淺然大戴作淡然，郝懿行曰：淺然當依大戴記作淡然。此言百姓不識，不知謂帝力於我何有耳。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務讀爲冒拘與句同。曲領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服方領也。○郝懿行曰：尚書大傳作冒而句領。古讀冒務音同。拘讀若句歸故其字通。鄭注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按句者曲也。韓詩外傳三云：舜麾衣而蟻領蓋之訓爲曲。卽此句領矣。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鵠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衰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

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

美大其問

故謙不
敢對也

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

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

謂祭祀時也胙與阼同接亦様也哀將焉不至言必
至也○盧文弨曰正文將焉下元刻有而字下四句

竝同而當訓爲能若以爲衍不應五句皆誤楊注王霸篇云而
爲皆語助也又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
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

虛而實皆訓而爲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彖宜建侯而不寧
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爲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爲焉能不可易

矣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此有而字其引
此無而字者皆後人不知古訓而刪之也古書多以而爲能詳

見淮南人間篇

君昧爽而櫛冠

昧闇爽明也謂平明

之時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

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

畏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焉而不至矣

諸侯之子孫謂奔亡至魯而仕者自平明至日昃在未庭而脩臣禮君若思其勢則勢可知也以喻哀公亦諸侯之子孫不戒慎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脩德亦將有此奔亡之勢也

之虛則必有數蓋焉

虛讀爲墟有數蓋焉猶言蓋有數焉倒言之耳新序作亡國之虛列必有數矣○盧文昭曰數蓋猶言數區也魯有少皞氏之虛大庭氏之庫也都懿行曰虛墟古今字新序四作虛列此虛則卽虛列之譌蓋者苦也言故虛羅列其間必有聚處

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

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

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

紳大帶也委委貌周之冠也章甫殷

冠也鄭注儀禮云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表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大夫也

孔子踴然曰君號然也

莊子音義崔譏云踴然變色貌號讀爲胡聲相近字遂誤耳家語作君胡然也

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

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

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黼衣黻裳者不

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

蓄衣載裳祭服也白與黑爲蓄

非不能味謂非不能知味也鄭注周禮

司服云玄冕者衣無文裳刺誠而已

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

黑與青爲斂禮祭致齊不茹葷

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好喜也言喜於

所守貨財折耗而長者亦不能爲此市肆之事長者不爲市而販者不爲非家語王肅注云言市肆弗能爲廉好肆則不折也人爲市估之行則不守折人爲長者之行則亦不爲

市買之事竊宜爲察察其有益與其無益以竊字屬下句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

問取人之術也

孔子對曰無取健

健義之人

無取詖

未詳家語作無取鉗王肅云謂妄對不謹誠者或曰捷給鉗人之口者○盧文弨曰案家語五儀解作無取鉗

鉗下作無取

鉗反

無取口

口諄諄之閭反王肅云口諄諄多言或曰詩云

誨爾諄諄口諄謂口教誨心無誠實者諄之倫反○盧文弨曰

住末舊作諄諄倫也說今訂正郝懿行曰諄蓋諄字說苑尊賢篇作括是也括訓脣持家語五儀解作鉗亦假借字耳口諄家

語作嘑嘑王肅注多言也韓詩外傳四諄作佞口諄作口讒恐

亦諄字當作口讒讒者貌也今說苑正作貌矣楊注引作口

叔叔貌蓋以音近故諄耳其引說苑無取鉗下脫去數字遂不

可謂健貪也。訛亂也。口咤誕也。

健義之人多貪欲。油忌之人多悖亂。讒疾之人多妄誕。

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爲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拙捷者，必兼人不可爲法也。口叔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云：無取

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詖也。口讒誕也。皆大同小異也。

○盧文弨曰：口叔今說苑尊賢篇作口貌。郝懿行曰：健無貪義不知何字之譌。楊注甚謬。韓詩外傳作健驕也。說苑健者必欲

兼人不可以爲法。以此參證可知。作貪必譌字矣。拙者利口捷給變亂是非。故云亂也。誕者誇大。故說苑云：口貌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

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介也。

有讀爲又

介與邇同語曰桓公用其賊文

公用其盜

謂管仲寺人勃鞮也。盜亦賊也。以喻士信慤則仇讎可用。不信慤則親戚可疏。故明主任計

不信怒閭主信怒不任計

信亦任也。○郝懿行曰：此蒙桓公用賊文公用盜而言。賊謂管仲盜謂里

兜須。故云任計不信怒也。信古以爲伸字不讀本音。新序雜事五信作任。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

東野氏也。馭與御同。○盧文弨曰：案家語顏回篇作

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此脫子亦聞三字又子之當作之子王念孫曰東野子亦當作東野畢下文皆作東野畢是其證韓詩外傳作善哉東野畢之御也新序雜事篇同先謙案善馭當爲馭善倒文注氏各本誤民從虞王本改正

顏淵對

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

失讀爲逸奔也下同家語作馬將佚也

定公不悅入

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

校人

掌養馬

兩驂列

兩服入廄

兩服馬在中

兩驂兩服之外

馬列與

裂同謂外馬掌裂中馬牽引而入廄

○俞樾曰楊注以七字作一句非也兩驂裂者兩驂斷軼而去也兩驂在外故得自絕而去於是止存兩服馬還入廄中矣故

曰兩驂列

句

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

趨讀爲促速也定

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

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

民造父無失馬也

○盧文弨曰新序家語是下皆有以字王念孫曰案太平御覽工藝部三引此亦有以字

同韓詩外傳
當據補

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

畢矣

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

正禮畢相屬上句言馭之習下句言馬之習也

○郁懿行曰楊注非此讀宜斷體古字通毛詩言調飢卽朝飢此言馬之馳驟皆調習也歷險致

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

乎定公更請

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

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

○盧文弨曰舊本唯末一段提行今各案其文義分之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

恐天下未歸故執一事意也行微行獨欲致而取之也

對曰執一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勑而天下自來

執一事意也行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

而天下自歸不必致也○郁懿行曰微者隱也勑學篇云行無隱而不形隱微人所不見而行之無怠心下云行微如日月蓋日月之行人

之所不見也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日月之行人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

細微安徐然而無息止之時也○盧忠誠盛於內貢於外形於文弨曰元刻作安徐而出無然字
四海貢飾也形見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也○郝懿行曰貢當音符分切義與墳同墳者大也盛於內則大於外而形著於四海矣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舉而致之今有道天下盡歸不在于一隅焉用致也有謹爲又

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武侯晉大夫畢萬之後文侯之子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莊王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中歸與仲虺同湯左相也○郝懿行曰歸音正追切此讀訛鬼切卽仲虺也如媿字從鬼聲而音爲瀆韓非說林下篇蟲有媿者顏氏家訓勉學篇據古今字詁謂媿亦古之虺字卽其例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

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

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新序一

作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取師取友取皆作擇而俱無得疑

者存一句疑卽師保疑丞之疑疑謂可以決疑者也今書

仲虺之誥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

仲虺之誥亦缺此句可知梅氏無識不知此句不可缺也今以

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

以憂而君以憲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舉振

○王念孫曰振救也振散謹辭謹體辭令讓公謂謹體春秋公辭

○蕭何注云振寡人之過楊注

史記蒙恬傳曰過可振而諫可覺故曰振寡

人之過楊注

於義未該

伯禽將歸於魯

伯禽周公子成王封爲魯侯將歸謂初之國也

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

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

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我

對曰其爲人寬好

自用以慎

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先謙案好自用者蓋遇事以身先人故其傳以爲美德而周

公以爲爭楊云好自務其用語未晰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

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

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眾非謂寬弘也彼

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

彼伯禽旣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於善惡無別汝何以爲美也孔

子曰寬則得眾亦謂人愛悅歸之也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寢小也

寢無禮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尚書大傳曰是其好自用也以斂益之也

郝懿行曰寢者貧也寢之爲言局也釋名云寢數猶局縮皆小意也楊愬傳謂寢數不容

鼠穴其爲局小可知滑稽傳云臥寢滿籌臥寢亦狹小之言耳

王念孫曰楊分寢小爲二義非也寢亦小也言其好自用也是

其器局之所以寢小也韓子詭使篇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

之寢言世人告尚詐僞故見惇慤純信用心專一者則謂之寢

小也釋名曰寢數猶局縮皆小意也

張良東方朔傳通覆闊上數也師古曰寢數蓋器也以盆盛物置於頭者則以寢數爲生者芝蘭之類盆下爲寢數案物

在盆下謂之寢數在局縮之意也

蔡邕短人賦劣厥儻寢亦是短小之意詩傳以寢爲無禮謂貧者不能備禮非謂無禮驕人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

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

知者不爭言委任彼爭者士謂臣下掌事

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

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爭事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大君之量也

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

彼伯禽之慎密不廣接士適所以自使知識淺近也

聞之曰無

周公

聞之古也

越踰謂過一日也

○盧文弨曰

日日

越踰不見士

宋本作日

注過一日語疑有誤觀下所云則士皆

有等勿因

下士與己踰等而不見也

周公於下士厚爲之貌故

人人皆以

爲越踰則越踰者過士所應得之分

云耳

俞樾曰楊

注周公聞之古也

越踰謂過一日也然則荀子原文當作聞之

無越日不見士

楊注原文當作越日謂過一日也今衍踰字者

涉下文楊注有越踰字而誤衍也既衍踰字則越踰日之文甚

爲不解乃以日字爲日字之誤而移置聞之二字之下遂成今

本之誤

盧校云宋本曰作日此

則其舊迹之猶未盡泯者也

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

懼其壅蔽故問

無乃行不

不聞卽物少

至少至則淺

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

察之事乎

無所聞則所知之事亦少

少則意自淺矣

聞或爲問也

○王念孫曰聞卽問字也

義見題解

王氏

風言不問則所知之事少也

問字正承上文見士問曰而

言

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

爲文

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

周公

先成王薨未宜知成王之

謚此云成王乃後人所加耳

吾於天下不贊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

周公

自執贊而

見者十人禮見

其所尊敬者雖君亦執贊故哀公執贊請見周豐鄭注尚書大傳云十人公卿之中也三十人羣大夫之中也百人羣士之中也○盧文弨曰羣大夫羣士舊本互易誤今大傳本亦訛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子所執以至也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贊以將其厚意也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當有者字此緣上下文者字而誤衍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執贊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盧文弨曰注衍十人所見者五字說苑敬慎篇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於是千百人之中僅乃得三士

人之中

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猶未得賢至百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

故上士

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

上士中誠重之故可薄爲之貌下士既無執贊之禮懼失賢士

之心故厚爲之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知則貌尤加謹敬也。人以我爲過於好士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者越之言過也。人皆以我爲過於好士也。然故士至者然故卽是故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大略篇曰然故民不困財亦以然故連文是其證也。楊不達然故之義故爲抑揚其辭至越踰連文則以踰字釋越字注家往往有此例非以正文有踰字也而正文踰字之衍卽因此矣。

士至而

後見物

物事

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驕

人幾矣

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

夫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

仰魚亮反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

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黎讀爲梨謂面如陳梨之色也

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橫守道之士不苟徇人故得綱紀文章常存也。盧文弨

曰尚書大傳作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

語曰繒丘之封人

繒與鄫同鄫丘故國封人掌疆界者漢書地理志繒縣屬東海也。鄫整行曰繒卽鄫國

奴姓在東海漢志繒縣屬東海郡是也繒丘封人列子說符篇作狐丘丈人韓詩外傳七及淮南道應訓竝與說符同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與此大意雖同而文字異此當別有依據

成文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

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癢卑每益祿而施癢博位滋尊而禮癢恭盧文弨曰癢與愈同元刻卽作愈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

下謙下也子貢問欲孔爲人下未知其益也

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

扣掘也故沒反樹之

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劉台拱曰不息韓詩外傳春秋繁露山川頌說苑臣術篇竝作不言王引之曰言與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言字無緣誤爲息息當爲惠惠古德字繁辭傳曰有功而不德是也韓詩外傳春秋繁露說苑作不言意與不德同俗書惠

字作惠形與息相似而誤大戴禮公冠篇靡不蒙惠今本誤作靡不息是其證也家語因誓篇作多其功而不意王肅曰功雖多而無所意也兩意字亦惠字之誤家語本於荀子則荀子之本作惠明矣太平御覽地部二正引作多其功而不德爲人下者其猶土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

宮之奇虞賢臣諫不

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又六年齊侯伐萊萊人使王湫帥師及正輿子軍齊師齊師大敗之遂滅萊或曰正輿子字子馬其不用未聞說苑諸御己諫楚莊王曰曹不用僖負羈而宋井之菜不用子猛而齊并之據年代齊滅萊在楚莊王後未詳諸御己之諫也。盧文弨曰諸御己舊本譌作諸卿古今據說苑正諫篇改正郝懿行曰說苑正諫篇子馬作子猛猛馬雙聲疑卽一人而據說苑此人年代在前楊注云云是也或說以左傳閭子馬據世族譜閭子馬卽閭馬父係魯難人豈萊不用而去之魯邪然此子馬見昭十八年傳上距襄六年齊人滅萊之歲四十餘年矣世代在後差遠又非萊人無庸牽合紂剗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歸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紺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盧文弨曰懷將聖宋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明且本作將懷聖誤今訂正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盧文弨曰所過宋本作所遇誤古音存神一韻過化一韻此句中之韻也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紀綱○盧文弨曰紀綱舊本誤倒與上下韻不協嗚呼賢哉宜爲帝王

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閭閻擅強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自爲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盧文弨曰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二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弟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弟十一

王霸篇弟十二

君道篇弟十三

臣道篇弟十四

致仕篇弟十五

議兵篇弟十六

強國篇弟十七

天論篇弟十八

正論篇弟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錄中孫卿書凡三百二

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六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

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

盧文弨
案史記

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通窮
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

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

衍田駢湧于髡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

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

盧文弨曰案史記亦作五十歲當從風俗通作

年十五歲公武讀書志所引亦同

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

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孫卿孫卿不重今據史記補乃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

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

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

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盧文弨曰案楚策

四韓詩外傳四聘俱作請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

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

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已盧文弨曰宋本跋

今據史記補

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盧文弨曰至漢興以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下文蓋以注孫卿也句下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禱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盧文弨曰宋本無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亂俗二字

德之行事興壞序列箸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盧文弨曰案史記作劇子之言徐廣曰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芋子皆著書

○盧文弨曰案

宋本盧作盧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又案漢書藝文志有芋子十八篇云名嬰齊人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師古云芋音弭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惟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

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

可爲實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孚詔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蒙卿重校

荀子卷第二十

荀子卷第二十